

■当代生活

树荫下纳凉

◎杨松华

天气一热,每到中午休息时间,小区门口三棵大树下便来了一群纳凉的不速之客。

这群不速之客,均来自小区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。他们,是工地上的泥瓦工。

那工地,正在挖地基,除了堆得高高的烂泥,四周无遮无挡。

起初是一两个泥瓦工,小心翼翼地跨进小区大门,直奔一棵树而来,一屁股坐树底下,纳凉。

渐渐地,人多了,十来个泥瓦工一起涌进小区大门,在三棵树下分开来坐。抽烟、玩扑克、唠嗑……有个泥瓦工一来,便背靠一棵树干睡了,居

然打起响亮的鼾声。

三棵大树并排而立,就像三把大大的遮阳伞,挡住了正午热辣辣的太阳。

小区里的住户,从三棵大树旁走过,都纷纷侧目,好奇地打量着他们。听他们南腔北调地说笑,看他们将胶鞋脱了垫屁股底下,看他们将塑壳的安全帽当扇子摇。

统一的灰扑扑的衣衫,统一的粗糙的面相。

他们来时,每人都是汗流浹背,甚是急躁,现在一片安详,在清新凉爽的树荫下,他们沉醉了。

突然,有住户皱起了眉头。原来,一个泥瓦工正在抠

脚丫。抠下来了,还要送到自己鼻子底下嗅嗅。

有个女住户只看了他们一眼,赶紧将目光撤回来。原来,是一个泥瓦工四脚朝天躺在地上,宽大的马裤头暴露出了裆下的私处。

他们一走,几个人便冲着看门的杜大伯嚷开来,责备杜大伯不该让这群泥瓦工进来纳凉,影响了住户们的生活!

杜大伯呵呵笑着说,天热,他们中午实在没去处,就来咱这避暑,大家多体谅体谅他们。

后来,又发现了新问题——一些烟蒂洒落在大树下,甚至有烟蒂还冒着烟。

只见杜大伯专等这些泥瓦工一走,便迅即提把扫帚来扫这些烟蒂。

住户们苦笑,这杜大伯,简直成了这群泥瓦工的保护伞。

第二天中午,住户们再从这三棵树旁走过时,没有发现有泥瓦工在抠脚丫,也没有泥瓦工四脚朝天地躺地上。但还有泥瓦工在抽烟,只不过,在每一棵树底下放了只盛了水的大烟灰缸。

住户们惊讶地发现,杜大伯竟和这群泥瓦工坐一起说笑。在他的脚旁,放了两只热水瓶和几只茶碗,住户们认得,是杜大伯一直放门卫室里的。

■往事如歌

音乐缘

◎陈慈林

古代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因音乐结缘,谱写了“高山流水识知音”的传奇,现代也有类似的故事:素未谋面的两个人,仅凭一首歌,立马因音乐结缘。被歌声感染的东道主即刻“兴师动众”地为客人提供帮助,这个令人暖心的传奇故事,就发生在十多年前的安徽天堂寨风景名胜区。

十多年前,上海某报组织华东各省二十多名摄影家到大别山采风,浙江地区应邀四人,因各有擅长,被人称作“四星”:全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张君,曾获摄影奖项无数,被誉为拍(摄)星;来自酒乡绍兴的贺君,几十年里每天无酒不欢,获酒星之称;年逾而立的郑君,外貌酷似当红歌星尹相杰,系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与音乐家协会双料会员,又身兼浙江“火车头”艺术团独唱演员和首席主持人,无论通俗唱法还是美声唱法,张嘴就来,曾获CCTV歌咏比赛金奖,被誉歌星堪称名副其实;本人因其貌不扬,故言谈举止力避语言可厌,被朋友们戏称为谐星。

那时大别山地区还不通铁路,浙江“四星”跟随团队,坐汽车从合肥出发,辗转奔波一整天,方得夜宿天堂寨。次日凌晨,二十多名“摄郎”各自肩背人扛数十斤重的摄影包、三脚架等器材,边拍边往主峰云峰顶登攀。

老天却不给远道而来的“摄郎”们面子,不但云山雾罩,出发不久还下起淅淅小雨。时值初春,虽景色佳美,山路上除了我们,基本没有别的游客,山道湿滑,举步维艰。酒星贺君几个月前刚手术摘去一个肾脏,此时尚未痊愈,走得快了伤口疼痛,大家不放心让他落单,陪着他慢慢走。来自沪苏赣闽的“摄郎”们却不畏艰险,马不停蹄直奔主峰,不一会就把浙江“四星”落在后面。

山道越来越峻峭,贺君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,正当我们准备放弃再往上走时,前面突然出现了索道站。令人沮丧的是,售票窗口关着,叫了好几声,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才打开窗口,说游客超过三十人,索道方能运行。此时附近只有我们四人,又到哪里去找其他游客?

售票员说,此处徒步至主峰约需两小时。天下着雨,贺君身体虚弱,徒步上山不可能,索道又关闭,看来只能到此止步了。我们虽心有不甘,却也无可奈何,于是就徘徊在索道站附近拍些小品。当我们走到索道站后面一排平房时,有一间的门突然打开,一位中年男人笑着与我们打招呼,并邀我们进去歇脚喝口水。踱进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,原来是索道站总经理办公室兼卧室。总经理姓莫,家住我们下榻的天堂寨,值班时就住在这里。他抱歉地对我们说,索道运行需要十多人同时到岗,客流少时只能暂停。

这时,郑君看到莫总床头挂着一把红棉牌吉他,征得主人同意后摘下来,摸了摸弦索,笑着对莫总说:“莫总喜欢弹吉他?这把吉他恐怕有半年没弹了吧?”莫总睁大眼睛直点头:去年国庆节至今刚好六个月,仅凭手一摸判断就如此准确,今天真碰到音乐达人了,那就请达人不要赐教了。

郑君调好吉他弦,展开歌喉,边弹边唱了首《迟到了》,听得莫总倾慕不已。郑君看莫总也是音乐爱好者,就又用美声男高音唱了首《再见了,大别山》,高昂的歌声惊起几只草丛中的野鸟,再用通俗唱法唱了首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莫总听了更是激动,他说自己十四岁的女儿从小就迷恋音乐,今天晚上定要带她请郑君当面指点。又说你们从浙江来一趟天堂寨不容易,不上主峰太遗憾了,我开索道送你们上去。他当即用报话机呼叫所有待命员工到岗,五分钟后开启索道试运行,又亲自陪我们登上缆车送到主峰。

当晚,天堂寨一家卡拉OK厅里,莫总带着读初中的闺女,背着吉他,来向郑君行“拜师礼”。郑君听了小莫的歌声,根据她的嗓音特点,一一指点,还送了两张自己心爱的音乐CD片。

几年后,我们收到了莫总女儿考上音乐学院的喜讯,这段大别山奇遇,堪称一桩佳话。

■微型小说

舍不得

◎余熹

张泽东始终想不明白,单位左侧新开的“舍得酒馆”怎么就舍不得多卖酒?

这天中午,张泽东请一帮兄弟来到这家酒店。服务质量和菜品味道都很不错,朋友们啧啧称赞,都说这家的好几个菜都是最地道的,这让张泽东觉得很有面子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老板,给我们每人拿一个歪嘴!”张泽东吩咐道。

话还没说完,大伯就拿了四个小的歪嘴过来,并试探地问道:“你们每人喝二两够了吧?”

张泽东暗想,喝多喝少关你什么事,又不是不付钱!况且这酒又不打折,还怕我们多喝不成?

一阵推杯换盏之后,眼看瓶子就要底朝天了:“老板,再拿四个来!”

“小伙子,酒就不来了。要不,我再给你们加两个菜,行吗?适可而止……”老板用商量的口气说。

“嗯?你个酒店老板,咋舍不得拿酒给我们喝?我们花钱买酒,又不是白白喝你的!”张泽东一脸愠怒。

突然,一小女孩拿着酒过来了。

“怎么就两瓶,不是叫每人一瓶吗?”

“叔叔,爷爷说叫你们少喝点儿酒,不要像我六岁不到就没了爸爸……”

大家异口同声道:“怎么了,小妹妹?”

“爸爸因长期喝酒过度,过早地离开了我……”小女孩哽咽着回答。

■情景交融

村口的老枫树

◎胡洋

村口立着一棵老枫树,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自然生长还是哪位祖先栽下的。老枫树在春天新叶尤为为绿,夏天枝叶格外茂,秋天黄叶特别艳,冬天落叶极其多。与周围的树木相比,它大株,常年被小树的繁枝和枯藤攀援缠绕着。站在村里的任何角落都能一眼望见它。

这棵老枫树经常出现在爷爷所讲的“古董故事”中,激烈的游击战中,有它、举国欢庆的建国时期有它、错误的“大跃进”中有它、农村的“土改”中有它……老枫树就像是村子历史的见证者,纵观脚下这片土地的所有变化。父亲和姑姑也总与我提起老枫树,那是他们那辈孩提的重要基地。小时候常有调皮的孩子爬上老枫树,他们坐在枝丫上眺望远方,或许也有过未来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的梦想吧。树下有一条石阶小道,那是村子曾经通往乡里学校的必经之路,父辈们打小就开始挑着咸菜、大米、书本、木柴,从老枫树下走过几百、几千回。生活尽管苦,却实打实地在父辈那群人中,走出了一批从老枫树下经过的人,他们如愿见到了大山外的世界。

如今的村子还坐落着为数不多的老屋,老屋中住着不多的老人,他们的子孙大都已外出融入了城里的生活。而老人们舍不得这片祖先辛苦开辟的土地,选择

留下。他们每日望着红日探出老枫树的顶冠而开始一天的耕作,望着落日垂到老枫树下而归家歇息。他们这辈子眼中出现过最多的,大概就是那棵村口小山坡上的老枫树了。老枫树似乎也懂老人们的情感,就像老友一般,默默地陪伴着孤单的老人们,陪着他们守护家园,陪着他们等待子孙们久违的回家探望。

我与老枫树能打交集的次数其实并不多,但是树下的野草莓却让我魂牵梦萦了十几年。三四岁时,奶奶从菜园回家的路上经过老枫树总会摘些红彤彤的野草莓,然后用麻布小心翼翼地包好带回家给十分馋嘴的我吃。那时候家里穷,不能买什么零食,可是家里人还是会想尽办法给我整些好吃的。野草莓那美味至今难忘,城里再也吃不着。现在每每路过老枫树,我依然会扒开草丛,寻找这在我心目中的“人间至味”。

六月,村口的老枫树正值丰茂时期,老人电话里和我说它现在还在拼尽全力地伸长自己的枝丫哩!我想,待我下次回家,我一定能在此上次看到老枫树更远的地方就一眼看到它。初中时看过一篇散文叫《村口的老槐树》,以前不知思乡念家是何味,如今,我完全能懂作者所表达的情感,见树如见家啊!



杭州闲林水库即景

郭建生 摄

■真情流淌

我家的“五代炉灶”

◎厉守龙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很想写篇纪念文章,我自然地想到自己家“五代炉灶”的变迁。

孩提时,我家用的灶具和千千万万农户一样,是用浆砖砌成的几个大小不一的柴草灶。因为我是长子,每每放学回家,“火头军”便轮到了我当。遇到柴草不够干时,时常是燃一把灭一把,被烟熏得流泪咳嗽是常事,有时不小心,还会被火尾烧着头发。早先的柴草灶特耗燃料,被村人戏称为“老虎灶”。后来,为了减少柴草的浪费,我家和许多家庭一起,请专家进行了一些改良,建成了“省柴灶”,但终究还是弊多利少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农田承包到户,乡村生活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,农家人包括我家,也像城里人那样用上了煤炉。其时的煤价并不贵,又有人按时把煤球或煤饼送到家,甚是方便。用

煤还可免去上山砍柴和柴火烟熏之苦。但煤球有其功的一面,也有其过的一面:煤气气味难闻,腐蚀厨房物件,还会引发粉尘过敏,甚至中毒。一旦遇到此种情况,不禁又会对柴草灶产生一丝怀旧之情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,乡村不仅用电充足,还拉起了生活用电专线,老家人又进行了一次灶具革命,电磁炉、电饭煲、电水壶等成了现代厨房的“新宠”。因其热量大、无污染,深受村人的喜爱,一度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灶具。但电炉也有美中不足,即热量大小不易控制,我曾几次把饭烧焦。

新世纪以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,农村也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。腰包鼓起来以后,老家人当然包括我家,也懂得了“应学会享受”。于是乎,主要灶具又顺理成

章地进行了第三次革命,那种电子点火、火力威猛、大小随调、火质纯净的液化气便登堂入室。以前一向被视为城里有钱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东西,现在普遍落户到农村寻常百姓家。虽然液化气价格比烧煤、用电要贵些,但家乡人还是乐意使用它。

三年前,我们在东阳城郊渔晚小区的新家,就装上了很是方便的管道煤气,今年下半年还将通上价格低廉的天然气哩。比起老家人来说,我们捷足先登了一步。这可是我家第五代最先进的主要炉灶了。

谁敢说家乡人今后就没有比这更先进的灶具。炉灶,生活的小小设备,它的每一次革命,绝非仅仅是新旧灶具的更替,从我家“五代炉灶”的演变,展示出了时代的进步,也映照出家乡人在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中,从拮据走向殷实走向幸福的生活。

■小城风情

侯马,我人生的初见

◎王珍

2018年5月26日~30日,我有幸应邀参加为期5天的“全国艺术名家走进中国手工艺小镇·侯马行”活动。从杭州出发,一路上从机场到高铁站到入住宾馆,每到一个站点,都早早有人高举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子。每次看见,我都和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里吴清华找到红旗的心情一样,有一种归属感。

我对侯马的认识,是从运城到侯马的高铁车上开始的。二十来分钟的车程,一路上畦田如画似绣。齐整的麦子开始微黄,各种果蔬深深浅浅的绿,一片盎然生机。看得出种田人对于一棵一苗所付出的勤劳和精心。

如此不刻意不造作纯自然的原生态田园风光,近年越来越少见见了。忍不住用手机

去拍摄。虽然高铁车速极快,但因为田野连绵不断,所以快门点下去一定有斑斓的庄稼田入镜。

高铁快速飞驰,拉近的是空间的距离,而这片庄稼田瞬间拉近了我与侯马的心理距离。在后来几天的活动中,多次听到天津作家蒋子龙提到那些田野、那些庄稼带给他的惊喜。可见,不管时代怎样发展,皈依自然、回归田园的情结始终存在于不少人的心里。

在侯马的那几天,每天喝着米油浓稠的小米稀饭,就着各种蔬菜,吃着那些百吃不厌的美味面条、喧腾的馍、清香的麦饼,有些微微上瘾,并不怎么思念家乡的味道。这也许就是乐不思蜀吧?倒是很久前同当地朋友说的话:“没有

小米粥和面食,怎么可以算一日三餐?”每当我由衷地赞叹“真好吃”时,当地的朋友总是欣然接受,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:“是啊,都是我们这里的土地上种的。我们这里没有别的东西,多的是庄稼地。”

在一说到土地就会联想到房子的今天,这样的话听起来特别奢侈,因为平日耳听惯了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寸土寸金的说法。在那里,大片的土地却依然完好地保持着它们最原始的功能,种着小麦、棉花、玉米和各种蔬菜,还有杨树、柳树、槐树、泡桐等,构筑着农田林网化。这就是侯马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,表达对土地的崇拜和深情。

其实,侯马是山西省唯一一个城乡人口比例严重倒挂

的县级市,总共也就274平方公里的面积。但城区里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。很少听到有人抱怨房价高、交通拥挤。三四千一平方米的房价,够住就行,基本没有什么炒房的概念。街道上种着石榴树,开满了红艳艳的花。许多空地,一片片盛开的鲜花。

所以,侯马是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全国双拥模范城市、国家级生态示范区、中国绿色名市、山西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、山西省文明和谐城市。这不仅仅是荣誉或者是一套说法,而是“岁月静好,现世安稳”的正确打开方式。

到过侯马的人都说,那是个宜居之地。其实,并不是因为那里自然的物产资源有多么富足,更多的是因为那里的

人们宁静、恬淡的生活态度。他们生活得轻松而知足,不浮躁、不急功近利,不无节制地索取。他们气定神闲、精细、从容地做着生活中的每一件事,比如做一碗面、酿一缸醋、慢慢地等待庄稼在地里长大成熟……这些,并不是侯马人故意秀给人们看的,而是他们生活中最本真的场景。

在侯马几天的所见所闻,让我坚定地认为,那里的手艺小镇并不仅仅限于刺绣、皮影、书画、雕刻等民间艺术类,那里的生活方式中,处处都有精湛的手艺在!

侯马确实是一个可以唤醒人初心的地方。对于我而言,那就是精神家园的现实呈现。所以,此刻,我坐在家中的电脑前,满脑子的侯马,因为我的心灵还在那里住着。